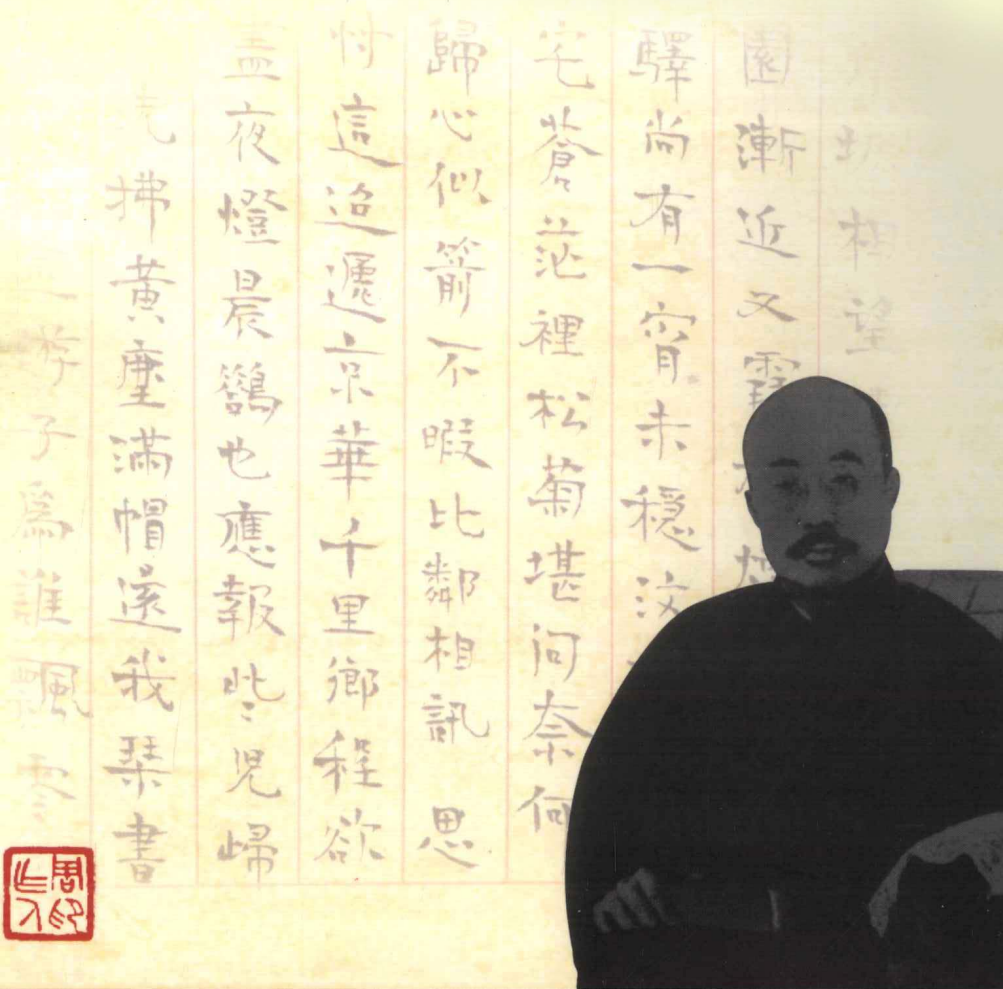




张铁荣 著

周作人年议

增订本

上海远东出版社

张铁荣 著

周作人平议

增订本

 上海远东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周作人平议/张铁荣著. —增订本. —上海: 上海远东出版社, 2010

ISBN 978 - 7 - 5476 - 0166 - 2

I. ①周… II. ①张… III. ①周作人(1885~1967)—人物研究 IV. ①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28614 号

策 划: 黄政一

责任编辑: 黄政一

封面设计: 李 愿

封面题字: 韦 一

版式设计: 李如琬

责任出版: 李 昕

周作人平议(增订本)

著者: 张铁荣

出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远东出版社

地址: 中国上海市仙霞路 357 号

邮编: 200336

网址: www.ydbook.com

发行: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上海远东出版社

制版: 南京前锦排版服务有限公司

印刷: 上海市印刷二厂

装订: 上海张行装订厂

版次: 2010 年 5 月第 1 版

印次: 201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90 × 1240 1/32

字数: 271 千字

印张: 10.875 插页 1

印数: 1—2250

ISBN 978 - 7 - 5476 - 0166 - 2/K · 116

定价: 48.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举报电话: 62347733)

如发生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零售、邮购电话: 021 - 62347733 - 8555

序 言

我的周作人研究开始于上世纪 80 年代,我和张菊香先生承担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组织的国家第六个五年计划在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重点规划项目,开始合作编写了《周作人研究资料》,后来在此基础上又出版了《周作人年谱》。此后我又出版了《周作人平议》。其实写大的长篇论文的愿望不是没有,但多年以来养成了有话则长无话则短、不尚空谈之习惯,常常认为过于冗长的文章是无人问津的。于是对于此类文章就不敢多写。

自《周作人平议》出版以后,在现代文学研究界和研究生、博士生中间反响尚可,天津人民出版社 10 年来印刷了两个版本。就是这样也常常接到年轻的朋友们的来信或邮件,说是现今市场难以购得,很希望能够买到该书,以便为写论文参阅。每每看到这样的一些来函,我总是产生某种危机之感,生怕因为自己的失误与不足而耽误走入这一行的青年学子,因此总是小心翼翼、认真读书、仔细思索,希望能够给他们一些扎实的东西。

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上,周作人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存在,同时他又是一个有污点儿的人,他的人生可以说是失败的。对于这样一个历史人

物的评价是困难的,我非常同意用鲁迅评价刘半农的一句话“以愤火照出他的战绩”来研究他,实事求是,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首先,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大的散文家的地位,就是不可撼动的。这是他的哥哥鲁迅在和他绝交多年以后,于1936年对来访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说的。周作人一生散文创作历经47年,出版了30册散文集,这样的数量在现代作家中无人企及。

其次,他还是中国新文学的重要理论家。用《人的文学》、《平民的文学》、《思想革命》和《文学研究会宣言》等重要文章,可以证明。这些文章以他中国文学的功底和世界文学的视野,再加上革新的思想,使他在当时闻名天下。现代文学理论史的精神主线,还应追溯到他那里去。

第三,他还是著名的文艺评论家。例如,他对于郁达夫小说《沉沦》的评论、对于汪静之诗歌《惠的风》的评论,都是证明。这些重要的评论嘉惠于当时,影响于后来,以无以辩驳的论证和宽阔的视野,为新文学初期的小说和诗歌创作开路,在当时无人可以匹敌。

再有,他也是著名的翻译家。从早期与鲁迅合作的《域外小说集》、《现代小说译丛》,到后来的希腊文学、日本文学的翻译,简直是无人能望其项背。从介绍弱小民族的翻译理念到翻译名著的转换,从坚持“直译”到注重特质的丰富翻译技巧,周氏兄弟在中国译学史上,可以说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人物。

就是这样一位作家,在我们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为什么说变就变了呢?这是很值得人们深长思之的问题。所以郑振铎先生在抗战胜利后写的《惜周作人》一文中说:“在抗战的整整十四个年头里,中国文艺界最大损失是周作人附逆。”他还说:“鲁迅先生和他(周作人)是两个颠扑不破的巨石重镇;没有了他们,新文学史上便要黯然失光……我们对他的附逆,觉得格外痛心,比见了任何人的堕落还要痛心!我们觉

得,即在今日,我们不但悼惜他,还应该爱惜他!”郑先生的这个60多年前的论断,一直是我研究周作人的动力。因为这是一种心态,一种以民族为本位的大气健全的心态;而一路骂开去则是简单的,骂过之后还要有所反思、有所作为才对。我想研究一个在历史上做过贡献又有过污点的现代作家,抱着这种心态一定会大有所得。

于是本着这个宗旨,我就在对鲁迅著作的研读中,逐渐走进周作人。读他的作品,研究他的林林总总,写一点文章,指导这方面的学位论文,还在课堂上讲述自己的观点。为的是对以后的将要从事文学研究或要成为作家的人,提供一些历史资源,让他们发扬多读书、敢思考、早成名的优势;同时注意人生的大节,警惕自己不要像他那样走向人生的失败主义道路。所以我常常想虽然主攻方向是研究周作人,但是我的精神世界里还是鲁迅的成分要多得多,因为我们这一代人毕竟是喝着鲁迅的乳汁长大的。

现在呈现在诸位面前的这个版本,是在原来的基础上重新整合编辑的。对其中的一篇文章重新进行了扩增,此外新加了《周作人与天津中日学院》、《周氏兄弟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丸善书店与内山书店》以及《〈鲁迅与周作人〉读后》等4篇文章。第一篇《周作人与天津中日学院》是天津《今晚报》的王振良兄几次相约,我于近期写成的。振良兄对于周作人与天津中日学院的研究甚感兴趣,他是南开陶慕宁教授的弟子,古典文学出身的藏书大家,数年来对于天津地理文化的研究成果卓著,我这个土生土长的天津人也比不过他。比如,张爱玲在天津的旧居,就是他通过照片核对得以证实后告诉我的,我们每每对他的惊人之举赞叹不已。《丸善书店与内山书店》一文,是《天津日报》的罗文华兄和我谈话时抓住的一个题目。我总是在资深编辑的关照里得到启示和教益,他鼓励我写出来,于是就成了现在的这个样子。《周氏兄弟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一文,是南开大学刘家鸣教授前年底给我布置的作业。

记得刘先生那时说：“明年是‘五四’运动 90 周年，你应该有所准备，写一写鲁迅和周作人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作用也是可以的。”当时我就答应了，于是就找书来读，于是我就苦思冥想，直到开始写作的时候，我才知道自己与这个题目之间相差得是如此遥远，于是就从小的题目做起，一个一个地攻坚，历经半个暑假终于得以完成。由于是分别发表，所以说不定会有些重复和罗嗦。《〈鲁迅与周作人〉读后》是一篇对孙郁先生著作的评论文章，最初发表在《光明日报》上，全是由于林凯兄的好意，这是不应该忘记的。现在读来，我对于这几篇新增文章还是比较满意的。它可以说是我献给师友们的答谢礼，也是我对自己深入思考过程的一个记录。

去年上海远东出版社的黄政一主任来天津组稿，经《天津日报》责任编辑罗文华兄的介绍，得以和政一先生相识相交。政一先生是一位事业心很强的人。他办事深入务实、雷厉风行、业精于勤、宅心仁厚，提出在原版本的基础上可以增加内容，丰富提高，再出一个新的版本。对此我当然是非常愿意的，因此就早早列出一个提纲寄往上海。不久，政一先生来信了，说：“选题集团批复已下，您就开工吧！”同时还寄来了出版合同。这真是令我喜出望外，于是在 9 月出席了厦门大学的“中日视野下的鲁迅国际学术研讨会”之后，利用国庆 60 周年连休的假期，就认真“开工”编书。

此次的小书为了增加可读性，给读者一些直观的感受，我还经政一先生同意，有选择地找出了一些周作人各个不同时期的照片，穿插于不同的各组论述之中，盼诸位识查。

在此书增订本出版之时，我难以忘记它的前两版的责编天津人民出版社的陈益民主编，正是益民先生的慧眼和关照才有此书的基础。南开大学文学院的宋声泉博士生帮助我复印了有关资料，文学院文学实验教学中心的刘俊岭老师帮助扫描了周作人的部分照片，我的几位

研究生帮助进行了校对,使本书的进度加快许多,这些都是应该特别说明和感谢的。

是为序。

张铁荣

2010年3月于南开园

目 录

1 / 序 言

1 / 文学散论

3 / 周氏兄弟的日本文学翻译观

25 / 周氏兄弟新诗之比较

41 / 周作人 1949 年以后的散文论

80 / 周作人的佚文

89 / 周作人与“语丝派”散文

97 / 周作人的《墨痕小识》

100 / 网络散谈周作人

104 / 读周偶感

111 / 宏观研究

113 / 周氏兄弟与“五四”新文化运动

131 / 周作人的贡献与评价问题

153 / 周作人研究的动向和展望

165 / 周作人“语丝时期”之日本观

191 / 史料梳理

193 / 周作人与《古今》

217 / 周作人与《文字同盟》

236 / 丸善书店与内山书店

241 / 历史现场

243 / 周作人遇刺未遂事件

255 / 周作人出任伪职经过

279 / 周作人与天津中日学院

287 / 书评一束

289 / 《周作人生平疑案》序

294 / 《鲁迅周作人比较论》读后

297 / 《鲁迅与周作人》读后

300 / 《周作人传》读后

305 / 《中国的叛徒与隐士：周作人》读后

310 / 《周作人的是非功过》读后

316 / 《周作人与鲍耀明通信集》读后

320 / 《周作人年谱》改订说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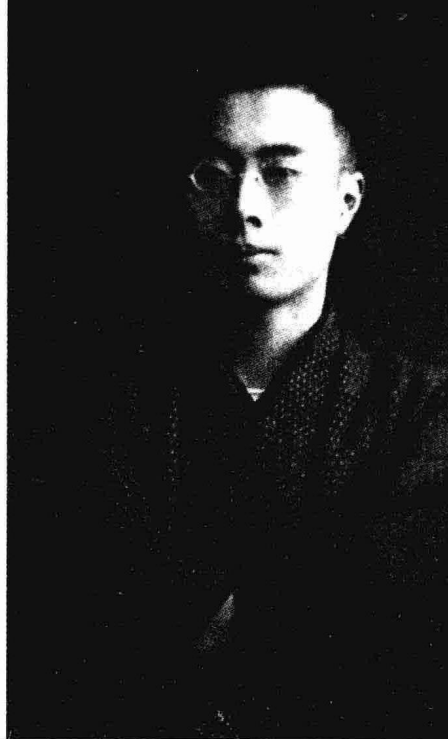
323 / 我的周作人研究(代跋)

329 / 附录一 舒芜先生原序

334 / 附录二 以平常心作平实之研究

——读张铁荣《周作人平议》/钱理群

文学散论



周氏兄弟的日本文学翻译观

周氏兄弟是中国介绍和翻译外国文学的大家。兄弟俩从事翻译活动是从在日本留学期间开始的,日本文学对他们产生过一定的影响。对日本文学的介绍和翻译是他们文学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日本文学在鲁迅的创作中产生过很大的影响。鲁迅一生翻译了很多日本文学作品和文学理论,在各种文章中论及的日本作家就有 80 多人,据粗略统计,涉及的作品有 65 篇左右,以国别而论,日本作家人数在他论及的世界作家中排列第 2 位,仅次于俄罗斯。而周作人在此方面似乎更甚于鲁迅。在周作人的各种译著中,日本文学的翻译数量就占了五分之三,如果从 1913 年 11 月 5 日在《绍兴县教育会月刊》上发表的所译黑田朋信所作《游戏与教育》算起,到 60 年代中期的译著止,就已历时 50 余年,可以说日本文学的译介是周作人文学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项工作几乎贯穿了他的一生。

然而他们兄弟两个在具体问题上又有诸多的不同。由于历史的原因和鲁迅的个性特点,初期的他并没有阅读大量的日本文学作品,而是借助日文的条件翻译和介绍了不少东欧弱小国家的文学作品,以此刺激、启发国人,唤醒他们的爱国热情。因为那时的他深受梁启超的影

响,以为文学可以改造社会,这充分反映出一个年轻激进的爱国者的赤子情怀。“我以我血荐轩辕”^①,就是他当时心情的真实写照。据周作人回忆,鲁迅当时坚定地认为“欲救中国须从文学始……对于日本文学当时殊不注意”^②。直到从日本留学回国以后,他也没有阅读多少日本的文学作品。周作人初期虽和鲁迅一样,但他还是介绍了不少日本的诗歌,后来专门注重日本的平民文学,从而走上了翻译日本近代文学、古典文学名著之路。

翻译思想的演进过程

应该说真正把日本文学译介绍给中国读者的是鲁迅和周作人。十分有趣的是,他们二位最初翻译的也是西方文学,鲁迅还借助日文转译了东欧文学作品。周氏兄弟留学日本的数年间,并没有翻译日本的文学作品,但他们买了许多日文书是确实的。周作人对日本文学的翻译严格算起来应该是从“五四”运动以后开始的,他译的第一篇小说是江马修作的《小小的一个人》,发表在《新青年》杂志 1918 年 12 月 15 日的第 5 卷第 6 号上。1920 年 8 月出版的周作人翻译的短篇小说集《点滴》,又把这篇惟一的日本短篇小说收了进去,这是周作人翻译日本文学的开始。江马修是日本岐阜县人,生于 1889 年,他并不是日本很有名的作家。他中学没有读完便到东京的神田区役所当临时工,后又到水道局制图系工作,他很快喜欢上了文学,并有机会投到夏目漱石门下,与武者小路实笃、千家元磨等“白桦派”作家接近,出版了短篇小说集《诱惑》等。周作人把当时二十八九岁的日本作家的小说翻译出来的目的,

① 鲁迅:《自题小像》。

② 周作人:《关于鲁迅之二》。

可能主要考虑的是思想内容，他在江马修那里找到了某些共鸣。江马修的小说主要表现的是青春、爱与苦恼的人道主义思想，而当时的周作人自己正执笔写《人的文学》、《平民的文学》等文，他也以人道主义为武器向旧文学宣战。他在译文前面写了这样一段话：“这一篇从江马氏小说《寂寞的路》（Sabishiki Mitshi, 1917）中译出。本名 Tshiisai Hitori，用英文译不过是 A Little One 的意思，译作汉文却很为难，变成了那六个生硬的字了。江马氏是新进作家，有人道主义的倾向。此外，有长篇小说《受难者暗礁》两种，又有《爱与憎》，也是短篇小说集。”

周作人翻译日本文学的主导思想，和他此前的介绍弱小民族文学的宗旨是一致的。他当时也深受梁启超的影响，认为文学可以改良思想、补助文明，借他山之石以更新国人的精神：“异域文术新宗，自此始入华土。使有士卓特，不为常俗所囿，必将犁然有当于心。按邦国时候，籀读其心声，以相度神思之所在。则此虽大海之微沤坎，而性解思惟，实寓于此。中国译界，亦由是无迟暮之感矣。”^①

鲁迅对日本文学的关注，开始并不像周作人那样有兴趣。因为他当时深受梁启超等学者的影响，过分强调翻译的功利作用，意在改变国民的思想。因此他严格地选择意在暴露社会黑暗、争取民族再生、唤醒国人精神的外国进步文学作品，他力图把血和泪的文学介绍给国人。令他激动的是那种“浪漫派”的“摩罗”诗人，他希望通过异国的刺激，使国人猛醒；在提倡新文艺中，他力图用全新的内容和形式来代替林纾影响给翻译界的陈旧风气。因此他当时的目光是向着激动于民族危亡的东欧的，正如日本学者竹内实所言：“鲁迅对日本文化的评价不甚高。他既未曾选择日本文化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也未曾从一位文学家的

^① 鲁迅：《域外小说集·序言》。



日本留学时期的周作人(1910年)

立场对日本文学表示关心。”“这跟他弟弟周作人是个鲜明的对比。”^①虽然鲁迅从1913年5月始就翻译上野阳一的教育心理学论文,但他对日本文学的翻译应从1919年8月译武者小路实笃的剧本《一个青年的梦》算起,紧接着于同年他又开始翻译有岛武郎的小说《与幼小者》。对于前者鲁迅认为书里的话自己“自然也有意见不同的地方”,但他看完这本书以后,“很受些感动,觉得思想很透彻,信心很强固,声音也很真”^②。至于后者是鲁迅在写作了《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两日后读到的,他认为具有人道主义思想的有岛在小说中“很有许多好的话”^③。

① 竹内实:《鲁迅的日本文化、文学观》。

② 鲁迅:《〈一个青年的梦〉译者序》。

③ 鲁迅:《热风·随感录六十三“与幼者”》。

鲁迅是以一种开放的眼光来看日本文学的，他认为只要好，只要于中国有利就要“拿来”，为我所用。这两篇作品中的人道主义思想、令人感到震撼的语言，一定使他觉得会对当时的中国产生作用，所以他才急于翻译出来，虽然他不是专门关注日本文学的中国作家。这一时期的鲁迅几乎和周作人一样，都是有目的地翻译日本的文学作品，因为他们兄弟可以相互交流，相互配合。

渐渐地周作人关心起日本的俳句、诗歌和平民文学来，这和他留日期间广泛接触平民的生活不无关系。周作人有意识地将日本的诗歌介绍给中国的读者。1921年8月《新青年》第9卷第4号上发表了他的《杂译日本诗三十首》，10月23日的《晨报副刊》上又发表了《日本俗歌八首》的译诗，同年12月他还译出了《日本俗歌四十首》，第二年发表在《诗》第1卷第2期上。从留日期间起，周作人就十分喜爱日本的俳句，他对俳句中所表达的“诙谐的意思”、“幽玄闲寂的禅趣味”和“用俗而离俗”^①的表现方式很感兴趣。我们知道：从1919年至1923年，周作人还以新诗人的姿态出现在现代文坛上，他的新诗集《过去的生命》中的作品都是在此时写成的。

他再三声明自己“不是个诗人”^②，他只不过是为新诗坛凑凑热闹，待有新的诗人出来他便告退。我想对他日本诗歌俳句的翻译也应如是观，这是他为发展中国新诗所做的“拾柴”工作的一部分，同时也是为以后的翻译界提供一种依据和经验。他在发表所译诗歌的同时，还对日本诗歌从历史到形式进行分析，指出其中的长处与缺陷。他说：“日本文学中既有短歌俳句川柳这几种诗形，民谣中又有几种，可以算得颇多了；明治时代新兴了新体诗，仍以五七调为本，自由变化，成了各种体

① 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俳谐》。

② 周作人：《过去的生命·序言》。